



靖康要錄卷十六

十四日金人來取內侍司天臺僧道秀才少傅監官
吏及冠子帽子裁縫染作木工鉄工銀作陰陽伎術
影戲傀儡小唱等并其家屬什物自此直至二十日
方絕悲哀之狀不可言

是日高尙書請王時雍議事於善利門夜三鼓拜僞
賚到軍前牒已申册立張邦昌爲皇帝訖謀取册寶
及一行册命禮數又有指揮再要金銀采緞數足乃
止聞善利門議蓋爲此也上有親批爲軍前取物皆

靖康要錄卷十六

一

卽供云金人來取鄭紳家屬司業董適勸諭願往北
方爲師者給馬一匹錢二十萬卽日投狀者滿三十

人

吏部侍郎李若水初名李若冰始金人至京師朝廷
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以和二月賊眾北歸粘罕慮
河東之師襲其後留攻太原是夏求出使者大臣以
若水應詔入對上奇之遂抵河東與粘罕力言講和
之利虜許之因遣王洎與偕來是時太原失守胡馬
已南十一月粘罕至營於青城齋宮斡離不營於劉

家寺兩軍并力長圍遂合上數遣若水出使見粘罕
且求成虜僞許之及城陷若水絕城出見賊稍以爽
約責之賊既歛兵不下上出幸虜寨若水扈蹕既退
堅定和議以若水爲吏部侍郎及駕再幸軍前復從
行虜督所括馬及金帛婦女伎藝益急回鑾稍稽中
外危恐三月六日果行廢立是時若水待上側極力
爭之且責之曰爾許我和屢矣天子爲生靈屈至尊
親來計議旣以詭詐苛留又輒敢悖逆如此何也若
水知意已定因抱上大慟且罵曰爾曹狗彘之不若
也遠陋之夷敢廢中國聖明天子乎吾當以死爭之
苟不從吾言則神人共怒臭胡安能長久俱爲萬段
矣羣酋大怒因使之拽去以馬箠撻其口面流血反
縛之置空舍中三日不與食若水罵不絕口已而遣
其貴臣高慶裔來以好語諭曰公忠孝人也大金將
寵用公不患不富貴何不少屈徒死何益也若水曰
爾曹禽獸豈知臣子有忠義之節乎我大宋忠臣也
聖主被辱恨不手殺汝輩以謝吾君而乃以富貴誘
我我有死而已因極罵之虜知不可回也遂斃之棄

於道周有憐之者因密瘞之其給使親見本末因逃歸城中具言之且知所瘞之所四月十二日胡馬去其父與諸弟出城得其尸已六浹旬而不壞如生焉五月今上登極於南京遂贈觀文殿學士官其子若弟凡七人

知樞密院事太子少傅留守孫傅字伯野上卽位傅累遷刑部尙書擢同知樞密院事靖康元年冬季會金人兩軍會城下樞密聶昌出使虜中以傅遷知院事方賊攻時傅親當矢石閱日未嘗少休城旣不守

靖康要錄卷十六

三

上將幸虜寨命傅居守十一月二十七日夜上以御寶付之傅用生縑爲囊繫之肘間親加撫循迨上歸城中帖然明年正月上再出又申前命且使兼太子太傅以保護東宮乘輿果不歸傅屢上書極陳利病數論二酋請大駕還不報二月六日賊臣吳开莫儔自賊中携廢立檄書來中外震駭傅大慟久之曰吾惟知吾君仁聖可帝中國苟立異姓吾當死之又數請再立上明日賊大闖南薰門鉄騎極望闔門而陳且索太上皇帝后諸王妃公主傅獨留中宮太子不

遣密謀欲以黃金五十兩使使人匿太子於民間別以狀類太子貌并宦者二人擊殺之并賊囚之當死者數人以其首同死屍并宦者尸送胡中告以宦者竊太子欲投軍前都人爭之擊殺宦者誤傷太子因以兵討斬其爲亂者苟尙不已欲以一死當之自初七日至十二日無肯當之者傅撫膺大慟曰不謂中同無一男子吾太子太傅義當與太子同死生今主辱臣死之時虜人雖不索吾當從太子行求見二酋以義責之以祈萬一然後就死時方在皇城司伺伺

太子出其子因來省傅叱之曰使若勿來而竟來耶吾分死國矣雖汝曹百輩來吾心不可移也叱使速去勿亂人意其子亦曰大人以身徇國某何言哉願大人力保太子遂以留守事付吏部尙書王時雍有頃皇后太子出南薰門求出見二酋守門胡人曰軍中唯欲得皇后太子留守何爲出耶傅曰主上出辱太子後出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上旣不回當以死從太子幸爲速白元帥胡人許爲稟之是夜留門下不動黎明虜人開門以粘罕命召之出自是後死

生不可得而知也

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靖康元年冬守鄧州時金人再舉陷太原眞定始詔天下帥守各以兵入赴國難十一月賊至近畿諸道之師未有至者叔夜首以官軍及民兵萬六千人至都城之南營於戴樓門金人稍以兵薄城叔夜屢擊敗之上爲親幸南城登譙樓慰諭且除爲簽書樞密院自城上以毬文金帶賜之賊大集乃移師入門京師失守上再出郊虜使吳开莫儁連日入趣立異姓王時雍以下會議秘書皆請

立張邦昌叔夜獨抗疏力言不宜廢趙氏有告以恐貽金人怒者叔夜不聽旣而胡人索赴軍前遂留不遣太學生徐揆者上再出郊被留不歸城中震擾計無所出揆具書極陳以爲元帥欲計之善莫若親宋則大金獲無窮之利苟吾君不歸中原自此必亂則豪傑必出豪傑旣出豈大金之利哉委曲千餘言祈必歸吾君而後已袖書至南薰門使守門胡人達於粘罕翌日虜使人召揆出遂留之

十五日王時雍集百官作推戴表軍器少監王紹草

之

是日御史中丞秦檜乞立趙氏虜怒追詣軍前
開封府榜益催金銀人不聊生悲戚愁難皆欲自盡
又集從官議各分定貴戚家復行根括如鄭紳張袞
內侍之類皆平生貪黷之人前日不無藏匿者既到
虜壁遂自言所有虜人復索至於再三虜取宗室宮
內人僧道各四百人在京獸醫粟麥數萬牛騾車仗
千乘先是虜取宗室雖疏遠者不免其間亦有藏匿
但龍德懿德蕃衍六宮爲之一空間已有指揮初六

靖康要錄卷十

六

日在城外官並隨舊君城內官並事新主开儻又傳
到金國書請在京官員應有司事務依舊管勾并面
奉元帥台令軍前所須並令在京官員早與應副不
得託疾在假

十六日戶部郎官李知幾在南薰門交納金帛見虜
中劉常侍云兵已不下城但立新君後限三日逼遷
都居民盡出意在搜取積聚蕩毀城池而去其說初
甚峻今方有商議矣都人惶恐遂少解又催寶冊狀
及儀物諸人家屬甚急

是日戶部散軍衣軍前大怒以爲擅支報以有司年
例乃止

上有批字取應用物末云且煩應副仍書名押字見
者掩泣又上皇來取大小塊玉并後宮才人去

十七日取何棨高俅并隨上出在軍前人家屬令
內中庫藏金帛悉送軍前已取宗正玉牒又要二卿
并粳米二百石供上皇以下御膳差官抄劄龍靈靈
德宮金銀二十餘萬兩鄭紳家銀五千八百兩二帝
旣出兵民潛入宮禁及龍德宮盜物而上皇之服御

靖康要錄卷十六

七

滿市

十八日元隨肅王趙太宰路樞密三節官吏入門傳
聞康王領兵在鄆州分屯開德以和議不進軍前以
前日擅支軍衣盡取府庫絹四百餘萬又要車牛千
兩開封府又榜催捉金銀三日交納盡絕如是遲延
致軍前勘問必定搜掘與鄰保一例行軍法

取景陽鐘并簾宮嬪并皇族盡出郊

十九日軍使來令王徐二尹梅戶書王戶侍等跪聽
令云李若水初言銀可滿三百萬鋌何爲不逐坊巷

令等第均科三日不足留守以下依法施行諸人大
恐

二十日有張邦昌使人入門云去年十二月二十日
自燕山府南來今年正月十五日到軍前燕山府至
京更無居人皆金人寨京城外悉金人寨圍之
御筆賜徐秉哲朕之宗廟二百年矣爲闍官奸臣敗
壞朕父子兄弟葉致無所歸仰徐秉哲多出文榜
曉諭軍民善事新主指揮左藏庫支錢一千貫買針
線瓜壘來并取衣物皂角

靖康要錄卷十六

八

虜使人徑入內廷搜取珍寶器皿等自五代祖宗以
來所畜并收江南浙蜀所有上皇二十餘年所積珠
玉一旦取去牛車擔負襁屬不絕國人嗟忿不忍正
視招聘大學秀才六經各五人以爲北方師資國子
監給錢三百千狂率之士應者紛然虜取孫傅耿南
仲延禧家屬虜使督金帛者旁午四壁以從官臺官
各一人提舉催促府中差官巡門提轄四壁又添官
十員措置收買仍令諸倉以米豆換易軍前所須雖
至太常祭器亦般取去

二十一日益催金帛并取牛車及打角匠留守王時雍計會侍從職事官皇城司議遷都初立四議荆南維揚襄陽金陵李知幾乃再叩劉常侍以逼遷之意云此事初實惡今旣立主聽從其便議遷乃好意無可疑者翌日聞議遷回說已定金陵

二十二日軍前指揮集議勸進趙良翰自軍前來云路允迪初至金人前賀語以立新主事且以太宰目之冀其樂從路叩頭祈請不已二酋大怒遽命監留追其人從等回

二十三日申時白虹二自東北向西南貫日或云四更初白氣如虹自南至北貫穿須臾西南至東北天明而隱金人焚封邱陳橋等門令拜表請張邦昌三日內再納金七萬五千八百餘兩銀一百一十四萬五千餘兩裘段四萬八千四百疋又遣使督提舉官以金帛遲延堅欲勒赴軍前嘗曰京城總七百萬除無力下戶寧不出金銀一錠耶明日虜使來勒留守大尹提舉官共狀銀五日納足元數戶部支米十萬石置場博易至是市中倉米石不下二十千麵一升

五百騾肉斤三千菠菜斤六百他物稱是棄赤子於地無數餓孳所在如積自帝蒙塵以來京城無君四十餘日無監國三省者半月家家毀器皿屋室充薪日辦糠粃及敝衣恐墮主遷徙或謂當如真定太原限口出門蓋虜初破真定放人出遠縱兵殺之虜人般運器物自陽武九十里黃河內入北青州徑趨大金二酋左右姬侍各數百皆秀曼光麗紫幘青袍金束帶爲飾他將亦不下百人璧玉珍寶山積求取無厭內侍權貴向鬻爵納賂者盡歸於虜矣

是日元帥康王次濟州

二十四日皇帝令王宗沔持詔賜太尹云某之宗廟公等所悞勉事新主勿思舊君內中小庫金銀盡般來以爲渡河之費虜使來督金銀李知幾見劉常侍云昨緣根括不盡三軍決欲入城前三日陰晦乃止議此事而國相太子確然不允事止遽晴亦城中之福然無以爲慰恐須作一場惡公事當且應副之也二十五日大風埃不可行虜使趙少監傳指揮請八人提舉官赴南薰門受約束人皆重其行相謂曰吾

齊倘出門必留營不返矣或曰受朝廷文字催捉纜三日今三日而所納之數比前一月反倍之復何罪可留正猶豫間虜人遣蕭將軍促之不得已遂行旣至門監軍金牙郎君者跼坐呵責不容辨戶部尙書梅執禮戶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震給事中安扶皆擊死仍斬之棄其尸於門下令其家以金銀贖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姚舜明王侯各杖百幾死乃下令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銀或尙未足當縱兵自索旣而宦者復語賊帥曰試許士庶以金銀換

米麥當有出者旣而果然遂督迫益急城中驚駭不知所爲留守司遣官百員分定街巷不問貧富徧加根檢下至貧民一分一錢之微亦取前兩府尙書大尹各金二十兩銀五百兩表段三十疋下至寄居致仕選人校尉各以差輒輸納科配官絡繹塵市旣定數目日下輸納稍有違限發遣家屬赴軍前至此人不聊生矣虜人令稱科配不得用根括二字內臣恨取去工技等怨所遣官吏旣至虜壁乃給言城中金帛取未及一二分官吏隱蔽不肯用心虜必欲元數

督責日急戶部置場收買金每兩三十千銀二千七百又以象玉珠犀腦麝沈檀之屬准折金帛之數二十六日開封府申軍前乞取四屍許之二十七日都人盡赴開封府認納金銀分四壁受納擁并不給又盡要城中草是日百官復會議

二十八日保康門裏火恣燒延寧宮頃刻而盡時元祐皇后居宮中急就天漢橋南遇仙店門垂簾幕以避移居觀音院回私第是夜白氣貫斗大風寒

二十九日虜僞傳皇太子立以張邦昌監國蕭慶知

樞密院孫傅太宰吳开左丞莫傳右丞都人大悅虜遣使入普淨寺取朱勔家書畫取油衣庫什物廢太醫局並生藥玳瑁等送軍前

三十日放內侍三人入城虜使趙少監郭藥師來以珍寶賂之大悅提舉官旣被害復以四人少尹主其事懇以犀象珠玉充折是日开傳來報張邦昌來日先入城以觀人情仍令开傳語城內人萬一有疎虞卽一城爲血更不他擇矣於是治尙書令廳及西府以待之

三月

一日御史臺報百官詣南薰門迎張太宰以申時入城百官班迎對拜於道城外以鈇騎裹送及門而返交割與范瓊不管別有疏虞卽入憇於幕次與從官語移時入居尙書省令廳虜使從官卿監郎官十員晝夜宿直續增作十五員管掌事務并使臣十五員祇應三衙亦同宿守是日虜令勸進集議於尙書省傳聞邦昌臥病不食四日謂王時雍等曰諸公怕死乃掇送與邦昌雖督責而歸焉可免禍

靖康要錄卷十六

三

二日差給事中韋壽隆中書舍人李熙靖左諫議大夫洪芻兵部尙書呂好問工部侍郎何昌言軍器監王紹吏部員外郎王及之禮部員外郎董適戶部員外郎李健工部員外郎李士觀刑部員外郎呂勤倉部員外郎魯慥光祿少卿黃唐傳著作郎顏博文並充事務官虜有文字來限三日立張邦昌不然下城盡行焚戮都人震恐有自殺者尙書勸進邦昌不從是夜大雨至曉方止

三日虜使來趣勸進取推戴狀告報官員僧道百姓

軍人耆老等盡赴令廳立班推戴邦昌眾人泣勸再三方從留守司遂以推戴狀申軍前言京城日久無主伏望早賜備禮施行虜遣弁儔傳旨仰初七日行冊命之禮王時雍以軍前劄子所須金銀並要依元約數目等第均科遂復分下百二十三坊每坊金四十四萬五千兩銀二百八十一萬四千一百五十兩表段八萬四千三百一十六疋出榜曉示諭下戶金不減百銀不減十表段亦百餘細民但發笑不復憂曰金人以立主事恐民不服先以此習之耳已而果

然

四日或傳邦昌欲以刀繩自殺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以塗炭一城耶乃止
五日曹少監傳令請均科官相見於朱雀門以所約數少戒諭之械不納人戶數百人於開封府
六日東上閣門榜告報文選人武臣承信郎以上并致仕尋鑿侍養官於受冊日須管盡數要到如有違必重作施行禮部御史臺太常寺與閤門議定到冊命典禮儀注赴文德殿立班

是日早有內親事官殿班數百人，不忍屈節，異姓先殺妻孥，焚所居，謀起義於金水門外，統制宣贊舍人吳革爲之首。范瓊詐與之同謀，悉令棄兵，乃從後襲殺百餘人，捕革并其子，皆棄市。又生禽十餘人，斬之，卽以狀申軍前。新城內人不知，忽見舊城門皆閉，皆謂金人來屠城，號哭之聲大震。或云革陰結忠義二、十萬謀入軍前，奪駕布置甚備，又有宗室中大夫子昉、武臣高士謨亦聚兵數千，無成而敗。至是，與革合會，是日散員營火，百姓乘勢劫其私財，頗眾。衛士拒

之，因亂相殺。左言范瓊因此斬革首，後錄斬吳革功，以范瓊爲正任觀察使，殿帥左言遷兩官。云又云靖康元年正月，女真犯闕，革以所部解圍。八月，虜陷太原，府朝廷遣革奉使女真軍中，持國書見粘罕，庭揖不拜，計議邊事，責其貪利，敗約氣勁，語直，虜帥愧服。爲追回攻威勝軍等處軍馬，授書以歸。十月，召赴闕，得對上，問割地與不割地，害利革對以：北人有吞箭之誓，入寇必矣。乞措置邊備，起陝西兵馬爲京城援，不復議和，遂差革使陝西，勾兵閏十一月二日出城。

虜騎已至會南道軍馬至遂同總管張叔夜入城上
巡幸南壁革面奏乞量差兵馬奪路赴陝西叔夜固
留革充統制官革累乞出城外下寨使虜騎不敢近
城且通東南道路又密具奏乞選日諸門并出兵分
布期會爲正兵爲牽制爲衝突爲尾襲爲應援可一
戰而勝上以眾言先入竟不出兵賊攻宣化門填道
渡濠革竊往相視白南壁守禦官開安上門所堰濠
水三尺及盡洩蔡河閘水夜浸之不從及填道將合
始省前議水已冰矣二十五日賊登城革率使臣親

兵赴南薰門東策應手射死執黑旗者十許人部曲
皆散去革獨死拒於安上門東使賊不能西二年正
月上再出青城革建言駕出必墮虜計宰相何桌不
聽又請於樞密孫傅張叔夜欲因事至軍前計議叔
夜問計安出革著論者三一車駕還內二虜人歸國
三革死遂留革劄子繳奏言革有兩朝萬一又安之
策願至軍前口陳不報二月八日上皇妃后諸王宮
嬪盡出城九日革入內白留守孫傅言上皇已出乞
力留皇后皇太子明日引見皇太子革頓首言二帝

出郊駕未必回願陛下堅避以固國本孫傳曰何辭以拒之革曰有內臣貌類太子虜或邀請則抱以登車出朱雀門密諷百姓邀留不可則墮之車下以死告奉尸以往仍以賑救飢乏爲名招忠義勇知之士結爲隊伍太子微服軍中潰圍南去十一日太子竟出革乃於啟聖院置局名賑濟所募士就食一日之間至者萬計革陰以軍法部勒時今上爲兵馬大元帥懷蠟彈由間道告急於濟州及約在外將擁兵近城內外相應夾攻賊寨圖還二帝久之復遷居同文

館其後附者益眾使臣効用數千人勇士數萬人兩河驍捍之士旣而孫傳張叔夜皆赴軍前虜人立張邦昌之議益急革議欲誅范瓊等數十人乃分兵約日突出十八門列爲二壘與劉家寺及青城賊寨相對又遣蠟彈期以三月八日內外合軍部勒旣定須期以發三月六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至革寢曰邦昌以七日受冊請起事革以眾不可奪披甲上馬時已黎明北行至金水河四面皆范瓊左言兵瓊遣人給革入帳下議事遂害之使臣數隊百餘人并

戮河上革就死顏色不變極口詆罵其忠義之言凜然可畏革字儀夫國初功臣吳廷祚七世孫性資忠勇天文地理人事兵機無不通死之日知與不知皆爲泣下

七日早文武百官僧道軍民等會於尙書省令廳已時告報軍前奉冊寶入門邦昌涕泣上馬至西府門伴爲昏憤欲仆立馬少蘇復號慟午時導引至宣德門闕下馬入幕次復慟有金人魯太師以下五十餘人持御衣紅繖來設於次外邦昌出次步至御街禱

位望金國拜舞跪受冊寶冊文畧曰咨爾張邦昌宜卽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御紅繖還次訖金人揖邦昌上馬出門百官等導引如儀邦昌步入自宣德門由大慶殿至文德殿前進輦卻弗御步升殿於御床西側別置一椅坐受軍員等賀訖文武合班邦昌乃起立遣閤門傳指揮云勿拜時雍等復奏傳旨揮云本爲生靈非敢竊位又傳指揮勿拜又云如不蒙聽從卽當歸避時雍率百官遽拜張急回身面東拱手以立是日風霾日色薄而有暈并初一日邦

昌初入門時亦大風或云初上皇之未出門也金人
點兵洗城穴城四壁每壁爲五洞門以通鉄騎取東
宮亦然會如期而出乃止

是日以王時雍權知樞密院兼權領尙書省吳玠權
知樞密院事莫儔權簽書樞密院事呂好問權門下
侍郎徐秉哲權中書侍郎李回權尙書右丞馮澥仍
舊左丞周懿文自卿除大尹王及之爲都水使者邵
溥自侍郎升尙書大抵往來議事者玠儔也逼逐上
皇以下者時雍秉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瓊也遂皆擢
用未幾時雍等皆落權爲真正並綉鞚張蓋獨好問
出入仍舊頗形憂愧

八日以胡思權戶部侍郎葉宗諤權司農少卿胡直
孺權戶部尙書前諫議大夫范宗尹仍舊職前吏部
侍郎謝克家兵部侍郎盧褒前中書舍人李擢並落
致仕仍舊職李熙靖詹度並權直學士院

是日天漢橋火焚百餘家金人放汴水人情少安至
晚又人語喧沸眾大恐頃之都駙火二更方息

九日大風遣邵溥使南寨李會北寨報以欲詣軍致

謝二帥至門先以狀申回傳令云皇帝不須出門好治人民俟要相見自往請也使來取金銀及在京鐵比緣朝廷多事百官有司皆失其職守自今出入局各遵常法御史臺覺察以聞

十日軍前盡取宗室而四廂乃移文令坊巷五家爲保勿得藏匿都人以爲恨權戶部尚書胡直孺恐以軍前怪問遂免州北般蓮花甲箭等

是日風雨至夜大作城中什物並般出京北善利門朱宗權刑部侍郎陳師尹權太僕少卿王及之權都

水使者陳求道別與差遣葉份權左司郎官李健權右司郎官

十二日虜遣使徑入景靈宮取陳設神御等服物

出純亮曹易李公衍何作鮮于可朱褒等乞致仕從之工部侍郎何昌言乞改名善言從之

是日手詔向迨大國之威俾救斯民於兵火而諸公橫見推逼不容自裁忍死以理國事豈其心哉出令之初有司乃以聖旨行下載循昧陋殊震危衷夫聖孔子不居則予豈敢自今與三省樞密院官議定處

分及內外官司面陳得旨事稱面旨內降及批出文字稱中旨遣官傳諭所司稱宣旨洪惟非常之變適遭會於斯時尚冀有永之圖迄枚盜於區夏庶爾多士共識此懷令邵溥同郎官四員專一管勾南薰門交納物色

軍前遣吳开莫儔還

十三日戶部侍郎押伴虜使入門宴以馬并采段子之虜取宗廟等什物去

十四日金人入內藏庫旨揮應官員磨勘轉官往受

靖康要錄卷十六

三

差遣并合舉敘牽復之類令吏部刑部依除限行遣邦昌有書至軍前曰冒膺縉禮願展謝悰雖厯貢於忱詞終未親於台表退增感悚豈易敷陳載爲草創之初實軫怙危之慮民志未定顧未有以得其心事緒實煩念將何以濟於治前朝昨奉台令取索金銀表段以充犒軍伏念自入城以來詢究民間虛實頗聞罄竭悉以傾輸嗣位之初朝夕祇畏戒諭官吏罔敢不虔仰荷大恩敢不思愧雖割膚體豈足報稱然念斯民困斃已甚當圍城窘急之久有比室餓殍之

多欲撫養卽無資澤以厚其生欲賑給卽乏米糧以續其命而催科正急勿縊相等若閱日稍淹則所存無幾非仁何以守位非民何以守邦坐觀轉壑之憂不啻履冰之懼與其跼天踏地莫救於黎元曷若歸命竭誠仰干於鴻造伏念察其懇迫賜以矜宥特寬冒昧之誠誕布蠲除之惠幸被始終之德遂全億兆之生不報

十五日邦昌往青城見二帥致謝既至迎接殿下相揖以升致賓主之禮酒三行面議七事如不毀趙氏

陵廟減金帛數存留樓櫓俟江寧府修繕畢日遷都之類虜皆許之又請馮澥曹輔路允迪吳开莫儔孫覲譚世勣汪藻康執權元當可沈晦黃夏卿鄧肅太學去局官秘書省官郭仲荀等皆從邦昌之請也惟僕射何榘密孫傅簽書張叔夜中丞秦檜侍郎司馬朴等或以言語或以廢立事不遣回令舉家北遷先虜須六經秀才各五人至是願回學者聽猶有八人不歸皆平日士流不檢者甘心歸之禮畢午後回十六日邦昌下令自今不御殿不朝百官引對羣臣

於延東殿小軒言必呼名飲食居處不用天子禮
十七日三省樞密院同奉面旨嗣位之初理宜廣推
恩霽今四方道路未通赦宥未能宣布緣京城圍閉
日久下項事可先次施行如常赦所不原者並與赦
放諸文武官遷秩封敘舉人推恩責降人遷敘之類
是日先赦在京如登極恩數

虞來督金銀尤急 王廷秀乞致仕

十八日頒赦曉示金人朝辭

十九二十日金人朝辭差邵溥押伴邦昌軍前陳乞

靖康要錄卷十六

三

下項事一乞姓趙一乞免金銀一乞限三年遷都一
乞五日班師一乞以主爲號大楚帝一乞借金銀犒
設

軍前賫到御批祖宗創業幾二百年矣宗廟社稷一
旦傾危父子親族不能相保痛哉痛哉皆因諸公相
誤煩內藏假錢一萬貫收買下項物早望出京應副
幸甚幸甚休思舊主善事新君去期有日相見無緣
春暄付尙書時雍

金人以前日懇請之故金銀十分減九

二十一日聞軍前差明珠勃堇爲河北路統軍屯於
濟州河離亭堇爲河東路統軍屯於河陽令諸軍有
不服處並令斬首闕報卽領兵撫定

二十二日差邵溥兼提督京城所措置等條具開奏
陳求道依舊都水使者

二十三日左丞馮澥簽書曹輔太常少卿汪藻禮部
侍郎譚世勣中書舍人孫覲及徐天民蘇餘慶郭仲
荀沈晦黃夏卿等入門二使遂入賫到元帥府書云
自今所取金銀帛皆是犒軍民之所急用雖不能足

靖康要錄卷十六

三

數亦且期大半今楚國再造本固未安慮因徵括之
急重困其民示諭權止令出榜曉諭

二十四日面旨以大金將退師令范瓊以依舊充京
城內都巡檢使鄭建雄王燮依舊充西壁都巡檢司
又各差一員張道辛承忠李景良陳恭思爲巡檢劉
衍張撝馬千張元發爲同巡檢見管人兵每壁均定
合推人令范瓊申請

二十五日有書至軍前欲乘大軍未退修城池以備

寇

二十六日軍前聞報已諾修城之請令金軍二十八日下城且詢工役自備或欲軍前爲修是日選郎官爲四方密諭使

從事郎胡杞令合入官差權司農丞考功虞譽乞致仕周珣王中美致仕宣旨應文武備被旨差權職事並令尙書省出劄子請給恩數依正官法非被旨兼舊職者並罷轉官給告如舊制

二十七日邦昌率百官詣南薰門五岳觀內望軍前遙辭太上皇帝靖康皇帝邦昌慟哭百官軍民皆哭

其間有號絕不能起者是日太上皇帝及宗屬隨二太子軍由滑州路去是日聞南京兵至咸平軍前使來問欲盡殺爲復要招安可將赦書來張急差申彥臣以宣贊舍人賫手書往大畧告東道總管以不得已及重兵離散且當退守之意

二十八日邦昌詣軍前辭金人漸下城令戶部侍郎提舉修繕是日交割外城賊旣不能下南京乃自盩陵而上盡爲置官屬安撫士民至是悉驅而北舍屋焚盡東至柳子西至西京南至漢上北至河朔皆被

其毒墳塚無大小啟掘畧遍郡縣爲之一空京城被圍半年斗米二千餘羊肉斤七千猪肉四千他物稱是細民雖賴官賣柴米自給然餓莩不可勝數人多苦腳氣被疾者不旬浹卽死病目者卽瞽蔬菜絕少虜人據城擷菜與市人貿易雖價高而易得至是椿槐採亦盡餘枯枝爾

邦昌聞翁彥國領兵至以手書與之封皮云付翁彥國其中乃邦昌上端朝中丞亦云不得已及他日保家屬之語虜使蕭慶來議以陝西沿邊城寨畫界與

靖康要錄卷十六

三

西夏懇辭再三竟不獲命

是日有書至軍前以孫傅張叔夜秦檜請存趙氏留眞軍中旣知徇義於前朝必能盡心於今日宜蒙寬宥使獲旋歸書乃邦昌親筆虜不報遣路允迪宋彥通張激等同

二十九日邦昌往青城別二帥金兵下城盡絕我兵分四壁屯守張出郊拜二酋見昨日之書大怒謂取三人者豈欲復講前日事耶於是面語再三且云今日縱兵非無名然亦駐兵不遠當觀釁而動張懼不

能對申彥臣還云金人以鉄騎三千送至咸平以南
七十里不見我師而還

陳戩權軍器少監

四月一日陰晦靖康皇帝及從臣隨粘罕軍由鄭州
路去是日金人去絕勤王師王淵首至城下內外盡
警已而續至者絡繹邦昌方下手書賞賚時翁彥國
駐兵邦昌嘗遣陳戩賫手書止其來戩彥國甥婿也
彥國囚之并其從者虜連數夜焚寨烈焰亘天聞金
人留檄書數百道付邦昌傳諭四方其略有云十三

靖康要錄卷十六

三

人鼓舞登城百萬師號呼請命

陳冲權太僕陳求道權太僕少卿簽書樞密院曹輔
乞宮祠不允路允迪轉五官除觀文殿學士神佑觀
使請給恩數依前見任執政條例

二日詹又以前見孫覲自軍前回乞罷權直學士院旨揮

孫覲日下供職禮部侍郎譚世勣兼權直學士院

尚書省牒禮部三省同奉手書海內承平垂一百載
生民樂業豈復知兵乃者奸臣輕首邊難大金再舉
奄及都畿城守不堅二帝遷北中原之大逾月無君

予適以還歸橫見推逼旣自殘而弗獲乃忍死以救
民言念生靈係心宸極道路阻音郵之達吏民無詔
令之承想其憔悴之憂同此危亡之急倘不深求於
民瘼豈能安濟於時艱宜示俯循用舒陘陘庶亟臻
於寧謐以終究於遠圖可依下項應手書到日昧爽
以前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並特釋放赦內官吏
並與推恩勤王之師令管押歸元來去處除放租稅
招免盜賊等事宜令禮部徧牒施行赦並與覃恩同
但易赦事字爲手書而已此書四月方下作是日行

是日虜人行絕其行遽甚以見四方勤王者大集故
也營中遺物甚多朝廷差戶部拘收象牙一物至及
二百担他不急之物稱是秘閣圖書狼籍泥中金帛
尤多踐之如糞壤書史以來安祿山陷長安以後破
京師者未有如今日之甚二百年府庫蓄積自一旦
掃地

當日差使臣撫諭四方邦昌遣使見今上又遣議范
訥錢蓋趙野范致虛翁彥國劉光世議事以黎確使
趙野黎趙甥也陳戩使彥國戩翁之甥婿也汪湘使

劉光世湘劉門生也其它類此李健乞使翁彥國爲
彥國所拘又遣使臣去爲朱勝非所囚城南餘虜當
晚行絕小民稍稍出城樵採范訥軍屯雍丘王淵爲
前鋒是晚方遣三十騎至城下卽遣人賫絹三十疋
就門外勞之仍呼三騎以入諭訥以不得已之意令
速來議復辟事

是日兵馬大元帥皇弟康王

御名

檄郡邑曰見危致

命者忠臣之心視死如歸者烈士之勇凡在率土世
沐湛恩今陳瀝血之辭庶獲捐軀之効邇者上皇禪

位下詔責躬事出忱誠人皆惻隱恭惟皇帝遵養潛
邸十有五年克勤克儉博通經史天下延頸莫不歸
心及受禪之初金人大入許割三鎮乃肯退師皇帝
念祖宗之故疆乃陵寢之重地請許賦租之入以爲
歲幣之常乃曰渝盟實惟求釁再操戈而指闕遂鼓
眾而乘墉至於屈已稱臣露章引咎初兵歛不下詭
曰通和旣邀駕出臨乃輒留住且旣已降詔而割地
民畏左衽而拒關又爲隙端以肆貪欲今者二聖太
子諸王近臣皆在賊營恐將北去考之自昔未有或

然臣子之心痛憤徹骨某昨奉睿旨充兵馬大元帥
唱義率眾影從響答數百萬眾憤怒而前內揆人心
可知天意逼逐狂虜今茲已行而強抑臣寮俾僭位
號天怒人怨曷能安居除已遣發大兵糾合諸郡把
隘險阻焚絕河梁或迎擊于前或追躡于後期於掃
清千里迎還兩宮外帥臣監司郡守縣令共統驍銳
之眾使堅忠義之心其撫柔良之民無忘歸向之舊
凡關津之出入謹於防奸或文書之往來審於辨詐
以報皇朝之涵養以底天下之治安報德賞功非言

可究三辰在上實聞斯言檄書到日曉示軍民各仰
知悉上件檄書下淮南江浙荆湖二廣等路帥臣監
司並付發運判官向子諲下京西川陝諸路帥臣監
司者並付宣總司趙野范訥

三日右司宋齊愈吏部陳磷司勳劉定司門胡寅禮
部吳懋並乞致仕不允令疾速供職差殿中侍御史
黎確右文殿修撰宋彥通往南京勾當公事日下出

門

是日聞淮寧府教場內築壇歃血爲誓徽猷閣直學

士京西北路安撫使何志同徽猷閣直學士知淮寧
府趙子崧徽猷閣直學士江淮荆浙制置發運使翁
彥國都水使者榮蕤等敢告眾士金戎再犯京闕侵
侮暴虐人神共憤聖天子屈已議和猶未退師曠日
持久包藏禍心宗社危辱王命隔絕天下臣子各奮
忠勇誓不與賊俱生今諸道之師大集於近輔凡我
同盟無徇私無懷異無觀釁戮力合謀共安王室以
効臣節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千萬人惟一心進則厚
賞榮於家邦退則重刑殺及妻子有渝此盟神明殛

靖康要錄卷十六

三

之皇天后土太祖太宗實鑒斯言是日彥國撰文高
聲讀示

四日集百官赴文德殿議尊孟后宣示手書曰余世
受宋恩身相前帝每欲舍生而取義惟期尊主以芘
民豈圖禍變之非常以至君臣之易位既重罹於羅
網實難追於刀鋸外逼大國兵火之威內極黎元塗
炭之命顧難施於面目徒自悼於夙宵杵臼之存趙
孤惟初心之有在契丹之立晉祖考殊迹以甚明載
惟本朝開創之圖首議西宮尊崇之禮號同母后國

繫周朝茲爲臣子之至恭以示邦家之大任肆稽成
憲爰舉徽章恭惟哲宗元祐皇后徽柔懿恭聰明睿
知天作之合早媿德於秦陵王假有家夙母儀於方
夏端著紫庭之範具彰彤管之聲雖嘗卽瑤華崇道
之居亦旣奉欽聖還宮之詔久棲神于靖館積系望
於綿區今二帝已遷三川方震匪仰伸於欽奉則易
賴於儀刑是用端誠於心涓日云吉祇伏私庭之次
恭陳舊國之儀揭丕號以正名開別宮而移御幅員
時又庶臻康濟之期京邑旣安更介洪長之祉宜上

靖康要錄卷十六

三

尊號曰宋太后御延福宮令百官擇日奉冊其應干
典禮合行事件令禮部疾速施行當日差謝克家往
山東迎大元帥

五日自私第迎孟皇后入居延福宮又差蔣師愈蔡
淋程異等賫詔目於康王其詞曰邦昌伏自拜違已
而北去所遭禍難不可備詳仰惟王慈必蒙矜憫昨
自燕山九月餘日金師再舉之後杳不聞耗至去冬
臘月二十日還闕以今年正月十五日到城外方知
國變之酷主上蒙塵於郊凡使回一行盡留不遣二

月七日又聞宣金酋之令遂遷二帝皇太子及太上
皇后以下后妃嬪御諸王公帝姬并宗室近屬皆出
六宮遂空旣而又欲洗城焚燒宗廟社稷百萬生靈
分爲魚肉俄然俾推異姓方免屠城廟社景靈宮乃
不燒毀尋奉少帝御筆付孫傅等令依元帥指揮方
爲長計無拘舊分妄爲禍福速招連累於時公卿大
夫號慟於軍前以救君父而邦昌對二太子哀號躡
踊以身投地絕而復蘇虜執酋命終莫能回度非口
舌可爭則以首觸柱求死不能又緣甲士防虞晝夜

監守雖引繩揮刃赴井蹈河皆不可得豈謂城中之
人相與逃死乃嫁大禍臨於一身變出不圖死安足
惜忽劉彥宗賣城中文字與吳玠莫儔俱至邦昌則
訶責彥宗又對眾罵城中文武百官爲自免之計逼
人以首惡之名皆受國恩一旦如此曾不如蛇雀尙
知報恩我若有兵定與大金相抗不共戴天彥宗等
語塞而退邦昌遂不復飲食凡六七日垂死而百官
陳述禍福謂事已至此雖臣民盡死莫能回二帝之
遷惟有從權且如承當此事卽存宗廟保社稷景靈

像設皆得無虞而一城文武百官億萬生靈皆得性命可爲後圖豈非忠孝之大也若堅持一節以就死地而壞了後事累及二帝豈得爲忠臣乎邦昌身爲宰輔世荷大恩國亡而不能死復何面目以見士民然念興復之計有在於從權以濟大事故遂忍死於此欲追二帝之遇而報之於殿下也茲幸虜騎已還道路可通故差劉儀曹之壻蔣師愈本府內知蔡琳承務郎程僎賞此以明本心今則社稷不毀廟主如故祖宗神御皆幸獲全伏惟殿下盛德在躬四海係望

靖康要錄卷十六

三

願寬悲痛以幸臣民續次別差謝克家等間道賚玉寶紐詣行府當別貢陳初夏方暄更乞倍保玉躬邦昌無任瞻望激切之至四月五日邦昌惶恐諮目上復康國大王殿下書至王詢師愈等所以遣來之因師愈曰邦昌先差兩番使臣李興潘燾等未回間有元帥府探兵入京城邏者得之邦昌問來歷乃知康王在濟州故遣師愈等來何慙曹大周丁彬並權吏部郎官季陵胡寅並權戶部郎官侯懋權都官李士觀兼權都水使者

六日指揮自今月初六日不坐迎陽門於內東門聚三省密院議事何志同等選鋒楊端等三十三人至賞勞甚優

七日令寺觀建乾龍節道場至十三日罷

元祐太后是日受冊稱賀有宗室叔尙者自號四太尉稱皇叔祖城破踰城至是聚數萬眾在南青城下寨因欲入城闔者拒之已而許入叔尙至都堂叱王時雍輩曰當速歸政太后不然縱兵與汝輩周旋

大元帥康王諡曰答那昌其詞曰

御名

諡曰上太宰

相公閣下天降大禍不使其前期殞滅而使聞君親之流離見宗族之蕩覆肝心摧裂涕泪不禁窮天下之楚毒不足爲喻欲便引繩伏刃而二聖之鑿輿未復四方兵馬方集將士忠憤責以大義欲飲泣忍死力圖奉迎今河北河東忠義之兵數踰百萬預使邀迎率皆響應早夜以覬聞人音而矍然念與相公去歲同處賊營從容決曰自謂知心故比來之事聞流言而不信士夫將佐亦皆云爾今奉教備陳始終有伊尹之志達周公之權然後知所期之不謬天或悔

禍可冀二聖之復所諭遣謝克家之意讀之愕眙失措其何敢承願皆緘藏內府責在守者侯鑾輿歸而上之九廟之不毀生靈之獲全相公之功已不愧於伊周矣某方身率士卒圖援父兄願相公協忠盡力奉迎二聖復還中都克終伊周之志某身膏賊斧受賜而死矣氣令漸熱伏惟均侯動止康裕方寸方亂修謝不能多及某諮目上太宰相公閣下遣使臣成忠郎黃永錫詣邦昌投下且令觀變是日邦昌又遣其甥吳何及國舅韋淵同賫諮目邦昌稱臣其大約

曰封內府庫以待大王孔子曰子在回何敢死邦昌所不死者以君王之在外也王喜悅召吳何飲以酒賜金甚寵何向時與王奉使在幹離不軍前至是日敘舊不忘也胡唐老王俱並依所乞與郡

八日邦昌遣謝克家來歸玉璽一紐其篆文曰大宋受命之寶元帥府寮耿南仲汪伯彥黃潛善耿延禧董耘高世則等引克家捧寶以前跪以進王王謙拒久之慟哭不受已而跪受命伯彥司之

大母遣其姪孟忠厚賫書來勸進其詞曰吾自處道

宮垂三十載乃者鄰城失守二帝北歸撫事悲摧實無生意忽承朝旨俾正號名正惟閑廢之餘當此危亡之際冒居寵數誠亦何心瀝懇再三莫之聽許乃以此月五日入延福宮而百官建言請權聽政顧早衰多病且久去宮闈豈復能堪朝廷大事言念趙氏舉宗之盡去人心思宋之日深不屬此身誰當此責是用夙宵黽勉相濟艱難然神器久虛必須眞主今中外近屬惟王一人矧忠勇英明四方屬望入繼大統非王而誰已遣馮澥李回告王傳序之意王其速

驅輿衛入處宸居上以安九廟之靈下以弭四方之變吾嬰茲重負旣付托得人當便辭機務之煩以就安閑之適今遣姪權衛尉少卿孟忠厚親承動靜并道吾意夏初微暑更慎保護四月空日大母致書元帥大王

奉議郎監察御史馬伸狀伏見逆胡犯順劫二帝北行且逼立太宰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虜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卽就死城中之人不卽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氏也今虜退

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
尙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
外挾強虜之威使人游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據有
中原爲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爲虜
人未遠因循不能盡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蓋人心
未孚一旦喧闐雖有忠臣之志相公必不能自明滿
城生靈反遭塗炭孤負相公初心矣伏望相公速改
正易服歸省庶事稟取太后命令而后行仍速迎奉
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四方勤王之師以示無間

靖康要錄卷十六

三

應內外赦書施行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候立
趙氏了曰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伊周
再生無以復加如伸言爲不然卽先次就戮伸有死
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爲宋朝叛臣也謹具申太宰相
公伏候鈞旨申時奉鈞旨一切改正大不更蓋人心
九日追收僞赦不行邦昌召侍從官議事晚降手書
曰請元祐皇后垂簾決政邦昌行太宰事中外大悅
追回諸路赦文並初四日立宋太后手書不行遣馮
解李回爲奉迎使副

十日邦昌避位王時雍呂好問徐秉哲李回吳玠莫
儔等奏乞各還舊職奉太后聖旨依舊且兼權領職
事

章壽隆乞罷給事中以徽猷閣待制宮祠

周懿文乞還大理卿奉聖旨依舊且權開封府尹

將作少監蘇餘慶兵部郎官唐恕太常丞唐元衡乞
致仕不允

十一日太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
退處內東門資善堂百官詣祥曦殿起居太后畢邦

靖康要錄卷十六

五

昌服紫袍犀帶魚袋獨班行歸兩府幕次

十二日監察御史姚舜明齊之禮太常博士華初平
乞致仕不允

十三日王琮言昨任左司員外郎暫權吏部侍郎今
三省密院官見帶舊職兼合取指揮奉聖旨與右文
殿修撰知鄧州劉參除直秘閣知鄭州

奉迎使尚書左丞馮澥副使權尚書右丞李回至自
京師以元祐皇后詔書來曰吾以薄德罹此多艱雖
救時敢愛於髮膚而味道若臨於淵谷願邦基之攸

賴繫神器之有歸比遣使輶往馳書牘蓋上天之眷
命實四海之傾心諒惟撥亂之姿已定興王之業方
長羸之應序宜祉福之具膺竚來御于法宮以誕揚
於丕號羣欣攸屬遐想增懷故茲書示想宜知悉
十四日元帥檄初至京師都人感泣已而副元帥宗
澤東南道總管趙子崧皆揭榜以安人心
侍御史胡舜陟乞外任差遣不允監察御史姚舜明
知衢州王侯知江州胡唐老知無爲軍
十五日太后告天下手書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

守祧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
卜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扶九廟之傾危
免一城之慘酷乃以衰癯之質起於閑廢之中迎至
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
永言數運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
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嵩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
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鬻而敷
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臣之請
俾膺神器之歸由康邸之舊藩嗣我朝之大統漢家

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
尚在茲唯天意夫豈人謀尙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
危之至計庶臻小惕用底不平因敷告於多方其深
明於吾志

康王劄子比金賊邀請二聖北去當府已星夜措置
邀迎外勘契金賊先於三月初七日抑逼宰臣張邦
昌僭稱偽號今來邦昌已歸寶退避自三月所有八
日以後稱中旨面旨事並不得施行差到官不許放
上如有闕官師開具狀申以憑差官填闕施行兼自
靖康要錄卷十六

望

今後凡有公事並須申稟當府與決如有奸詐僞冒
可疑文字並不得施行繳連供申

十九日兵部郎官唐恕差知復州
二十日元帥康王榜當府先爲京城失守伏聞車駕
幸賊寨慮墮奸謀預令河北河東州軍及忠義民兵
結集准備後聞金賊邀請二聖北去臣子之心痛徹
骨髓便欲自戕念二聖未還又不敢死除已嚴督兩
路州軍並結集到兵馬許以封王建節盡令邀迎車
駕務保萬全已皆應響數近百萬當府見星夜督責

外訪聞都城軍民一體忠義自二聖出郊日夕迎望
以至燃頂煉臂精誠激切久遭賊困百貨匱竭念此
憂憫寢食不遑契勘東南入京舟船多在淮楚賊馬
雖退州軍皆未肯放行當府自四月初已累行下令
將應客旅米穀舟船等催促放行入京并官調亦已
催促進發務濟都城闕乏仰安業守待無或流散曉
示各令知悉

侍御史胡舜陟奏伏見宗澤文字稱康王未忍歸朝
欸謁宗廟竊恐謙虛退托未忍遽當大寶此去濟不

靖康要錄卷十一

聖

遠乞遣京城父老僧道往濟迎請并遣百官前去勸
進以見推戴迫切之誠庶幾車駕早至闕下奉聖旨
依奏

二十一日起發濟州宿新興店

二十二日康王次單州

二十三日康王次虞城縣張邦昌劄子伏見謝克家
自元帥府回恭聞車駕自濟州由金鄉單父經至南
京卽藝祖受命之邦嗣王朝無疆之歷天人合應以
啟中興凡在臣民不任抃蹈所有合排辦輿輦仗衛

冠冕服御禁衛儀物之屬百官有司各以其職並合發赴南京以候冊立禮畢遂開朝廷以出號令臣猥以驚下承乏宰司當躬率百司赴行在所欲於今月二十五日起發前去庶伸翊戴之誠以請權宜之罪其一行事務並已行下所屬排辦欲乞差中書舍人李擢太常少卿汪藻充勾當公事伏取進止奉聖旨依奏

是日有司合開封府少尹父老僧道舉人等詣行在奉表勸進

靖康要錄卷十六

聖

二十四日康王次應天府

康王榜近者金師深入奄及郊畿京師失守二聖播遷欲立異姓覆我宗社賴大臣因時權宜濟此艱危因是以存九廟保全生靈實社稷之大計乃心可嘉深慮百官將士并諸色人尙懷疑慮曉諭各令知悉二十五日在京應奉官司分一半官吏至南京接駕是日張邦昌王時雍等帥官吏出門

二十四日司門員外郎宋彥通除右文殿修撰

二十八日司農卿胡恩乞罷權戶部侍郎奉聖旨依

胡交修除集英修撰知湖州

五月一日今上卽位

靖康要錄卷十六

四

靖康要錄卷十六

麟臺故事後序

右麟臺故事五卷紹興元年二月丙戌丞相臣宗尹參知政事臣守參知政事臣某言祖宗以來館閣之職所以養人才備任使一時名公卿皆由此塗出崇甯以後選授浸輕自軍興時巡務省冗官祕省隨罷今多難未弭人才爲急四方俊傑號召日至而職事官員闕太少殆無以處事固有若緩而急者此類是也謂宜量復館職以待天下之士制曰其復祕書省置監若少監一人丞著作郎佐郎各一人校書郎正字各二人其省事所應行除官到條具上尙書省三

後序

月甲辰詔以朝請郎直秘閣臣程俱試祕書少監臣愚無似初以編修國朝會要檢閱官節寓館下又再佐著作今茲修廢官以舉令典又以人乏首被久虛之選踧踖懼不稱受職之始按求簡牘皆無有竊念惟昔三入祕書省皆以薄技隸太史氏頗記祖宗三館故事與耳目所見聞老吏奔散死囚之餘亦尙有存者或取故牘煨燼泥塗中參攷裁定條上尙書請置孔目官一人楷書吏十有二人專知吏一人其誰何繕治守藏防閤庖滌之徒卒不過八人其案典文書法式期會廩稍人從皆如舊格參以近制從事尙

書以聞制曰可於是士庶始有以家藏國史實錄寶訓會要等書來獻者國有大禮大事於茲有攷焉而校書郎正字又雜以祖宗之制召試學士院而後命之臣俱謹按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與夫所謂左史書言右史書動者今祕書省實兼有之漢魏以降名稱不一要爲史官故唐龍朔中以祕書監爲太史少監爲蘭臺侍郎今有司文書散缺尙眾例從省記按以從事蠹敝或生而典籍之府憲章所由顧可漫無記述以備一司之守乎昔孫伯鷹司晉之典籍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故伯鷹之後在晉爲籍氏辛有之後在晉爲董氏則談狐是也臣衰緒寒遠雖非世官然身出入麟臺者十四年於此矣則其纂故事裨闕文者亦臣之職也因採摭三館舊聞簡冊所識比次續緝事以類從法令略存因革咸載爲書十有二篇列爲五卷錄上尙書副在省閣以備有司之討論臣俱昧死謹上

後序

麟臺故事後序終

